

南

山

集

南山集補遺目錄

補遺上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補遺中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補遺下

○種杉說序

訂交序

劉光祿墨卷序

閩闡墨卷序

代

浙江試牘序

代

甲戌房書序

丁丑房書序

己卯墨卷序

壬午墨卷序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南山集補遺卷上

桐城戴褐夫著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宏光者也
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李昇而其亡也
忽焉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
禍史所載如此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
趣之亡也黨禍始於萬厯間浙人沈一賢爲相擅
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
高攀龍孫二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

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
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
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
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於諸子中
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冊
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卽
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
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
彌眾皆以斥逐爲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
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

定卒冊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賫予
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旣定兩黨激而愈甚
泰昌天啟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蝸蟬
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
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
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
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崇禎十四年正月流
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
不造遘於閔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

於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襚世子
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世子尋嗣封福
王王元妃黃氏早薨繼妃李氏殉難死王與潞王
先後避賊南奔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
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以三案
舊事有嫌於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
英遺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
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構謫戍阮大鍼者名在
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
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太鍼歸於延儒求薦已

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卽大鉞
復成也瑤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言馬士英
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鉞與士英
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郅福王立東林必逐
如此而逆案可毀已可出也兵部尙書史可法詹
事府正詹事姜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士
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
兵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
相結諸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給事中李
沾復從中主其議於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

臣勸進王辭讓遂以福王監國是日大清兵入
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
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俱入閣辦事
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
都御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
功傑澤清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卽歸統轄
天下既定爵爲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於揚州節
制諸將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
壬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甲辰以忭
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諭衆將王之綱迎

母妃於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飛遣兵擊敗之擒僞防禦使武愨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妃 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甯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猶仍其失焉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謚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帝旣立可法爲首輔亟

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挾擁立功入政府
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於外爲督師士英遂
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皆驕悍
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玉甯南侯封
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
伯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
動願爲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
可法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於奔命而
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
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

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自以從福邸來流離
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及
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宏多國家日以多故
上在宮中每顛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落無
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
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
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愼言李沾已
陞太常寺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懷二心兩人大鍼
黨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
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

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日廣皆以爭大鉞之出相繼
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鉞知兵予冠帶召
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陳良弼大埋
寺丞詹兆恒應天府丞郭維經懷永侯常延齡等
交章言大鉞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聽大鉞入對
稱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
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
上怒自此始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
侍郎旋進尚書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於上請勿用
弗聽七月己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舉故總兵陳洪
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
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敵通二人上疏自
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
太后并執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
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無
一兵出河北自濟甯以西皆北降惟濟甯設守八
月大兵趨濟甯下之先是劉宗周在藉自稱草莽
孤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曰廣擬優旨
宣付史館而宗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

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變軍情搖動乘
輿又與得功台疏言姜曰廣將危社稷四鎮之橫
日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劉用大鉞自是中朝之權
藩鎮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
城南溷於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
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論蠶
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鏞實爲盟主其詆排大
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
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伶人闌入別部中竊
聽諸名士口語顧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鉞爲

快大鉞聞之嚼齧搥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
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疑大鉞且爲賊內應則刊
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無錫顧杲爲首而貴池吳
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甲宜興陳貞慧松江
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方域數十百人
附之大鉞內衙且懼獵身逃匿於牛首之祖堂使
其腹心收買檄交愈收而布愈廣大鉞之客語大
鉞曰周鏞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
公者媚鏞於是大鉞怨鏞及諸名士刺骨一旦得
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

中官比暱逐諫臣逆案諸人如袁宏勳楊維垣等
次第起用先以蜚詔逮鑣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
雷演祚繫刑部獄從吏訛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
出蹒跚奔竄善類爲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
素有清望不悅已者輒竄入其中或有真失節者
反以賄免羣臣日上疏相詆誹上亦厭之詔曰朕
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
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
眾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鑑於前車精白
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

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
壁候湯國祚告於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
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
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
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
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
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
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構今物故幾盡與在
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袁宏
勳奏繼咸庇護三案繼咸上疏自辨上曰繼咸身

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後得罪者亦多奔良玉軍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政府賣官鬻爵請上罷斥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職之臣駸駸挾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勲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部尙書徐石麟不獲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賄尤甚奸人挾多金入都卽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授者纍纍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欲固其

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弁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亦盛張孫振趙之龍馮可宗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擁立時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必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爲齊王又稱爲潞王下鎮撫司訛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養民

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尙書
錢謙益於是奏奸僧誣讎而戶部侍郎申紹芳爲
祖訟寃錢謙益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
鉞欲藉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於通衢海內清流
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夏允彝楊廷樞之
屬皆入其內士英性本疎濶不欲殺人而大悲所
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桑大悲於市而
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
遣中官踪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
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

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
偃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
可宗邸舍上郤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
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
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
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
講何書習何字皆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
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
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
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

箕家奴穆虎於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教之詐稱太
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
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卽長
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僞耶
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邱
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
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我乎之明不答錦衣衛
從容勸其無恐之明對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
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亂海內傷
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

不語當是時天子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
皆謂太子爲真訛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
鉞輩又欲藉以起大獄陷清流而夢箕被酷刑欲
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
於是人情益懼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
之子真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
天下必以爲真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俟布告天
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咸及湖廣
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言太子
童氏之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童氏

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
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
獄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中視
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
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
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
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且念其子不置既
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鞠勿令致斃於是醫者
進視不輟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
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獄官詭爲之書符祈禳

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帝奔京師亂童氏出獄不知所終當大悲之旣誅也王之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爲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聞黃牛背上綠頭鴨乎門者執之乃爲癲狀奏聞杖而釋之越一日又一人衣青衣入西華門過武英殿幾入西甯宮乃太后所居也闖入叱之則云取御床來吾今日御極擒送錦衣衛鞠之自言姓名爲詹有道南京人

也平居率佛佛擁之入宮御極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畢膚肉不傷亦無聲枷其項則已死矣初上之見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黃氏先帝時册封不幸早世繼妃李氏又死於難朕卽位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知之童氏冒詐朕妃朕初爲郡王何東西二宮之有且稱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真僞王之明爲王舅之姪孫避難南來冒稱東宮正在嚴鞠果真實非僞朕於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況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

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加毒害於血胤朕夫
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
遺體不可以異姓之頑童淆亂宗社宮闈風化攸
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
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
昭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
盱泗過徐州駸駸乎及於儀揚矣左良玉在先帝
時驕蹇縱賊釀亡國之禍及上卽位數上書侵撓
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
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

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陷九江良玉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大鉞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大兵已至儀揚門而士英輩皆謂無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楊維垣等請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殺周鏞雷演祚於獄棄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於市時亨有清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從賊周鍾武愷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記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

皇考者曰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汙奏章
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於銅陵敗之得
功大破夢庚兵於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加大
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蔭有差四月丁丑大兵破
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賁降
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
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鉞
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奸民數百
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
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踴手執

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踞殿
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於別室
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
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
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
數十人殺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
十餘人而吏部尙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
維垣皆馬阮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
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
幾死及上卽位起禮部尙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

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爲
贊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爲帝妃與諸妃
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
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去乙未豫王營於郊壇之
龍率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
兵至蕪湖刼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
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
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巡錢塘江上而是
時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改元
隆武山陰王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彩風流

素所嚮慕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
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乃不講戰守之事而
但以聲色逢君門戶黨錮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
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
乘輿播越社稷邱墟覩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閭
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
尙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權授之守
正大臣呼天搶地以招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
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吳越
夫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

之陷京師也上御便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來主
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
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
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
人亂離之後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
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
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宮后已
崩上尋傳硃諭至文淵閣命成國公朱純臣輔翼
東宮會閣臣皆出中官置硃諭案上而去純臣與
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硃諭於閣內卽收純臣

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勲班首故託以
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羈於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
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初左
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
可法先是亦誤以王之明爲真太子嘗上疏爭之
及得懋第書自悔爲書與馬士英具述懋第語且
言一時有僞皇后僞東宮二事深可怪歎士英因
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
以得脫於賊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
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

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於官曰
太子不知真偽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召舊
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爲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
絞殺於獄中朝中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
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宏光時加陞上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都
人圍其第宅而罾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
錢鳳覽爲厲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
殺者也先是宏光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
遇害乃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

王不知所終謹按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郝萌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離者爲主器已亡之象嗚呼明之亡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曰延綏曰甯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

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
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
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而棄東勝不守則
河套遂失而鎮將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
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
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
者徙實之興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
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
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才有氣節視他鎮
爲最崇禎初府谷人王嘉胤反自是盜大起名賊

巨猾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亳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畧地至榆林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威閼闥亞王而威重過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昌齡者鎮葦衛人起家勲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衆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

必奪其氣然後約甯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眾曰將軍議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櫜鞬援枹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皆憤激瞋目環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賫五萬金來犒師眾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乎賊稍稍退於是眾共推馮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結大社習

兵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
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榆林亦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
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至是昌齡慝
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
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游擊劉
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城之東南隅
則爲右營游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叅將馬鳴
廉佐之城之東觀遠樓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
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

信地樓則爲故永平餉督戶部郎中張雲鶚而故
西安叅將李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
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韡等佐
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
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故眞州
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則爲故柳溝總
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而故隰州知
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
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
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

旗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榆林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怒悉眾薄城城三面傍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五墩柵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門亦懸壯士出擊

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

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削削受僞官顯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破之日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畧且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

無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
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四十
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
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
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其富貴昌
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不
久且滅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
激怒自成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
勿前汚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
輩不早滅此賊致有今日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

傾其家資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本吾中國地本朝宏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闕入爲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國家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日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王學書

楊明允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遂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遇春與榆林舊守官高顯忠等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弼皆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眾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於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

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眾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叙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以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宇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宇抽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深衣與其妻

柳氏從容自縊故西安叅將李應孝李誰皆使其妻各率子女挾弓及排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杜氏皆自縊他如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煒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恆衛李宗叙皆以廢將守城死之尤養鯤等姓名已前見者其死多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生之罵

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濬曰沈演曰白拱極白含章而張連元張連捷縊於漢壽亭祠李可桎縊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龍祥皆縊於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曰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之珍妻馬氏曰吳伯裕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

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坤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幼投井死賊退殯之閱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啟棺視之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於貲楊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皆操戈登陣躬著布韞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賊既破榆林使其僞權將軍王良智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張宏祚鎮榆林

偽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甯夏甯夏
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又屠
甘肅三邊皆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
山西矣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
二千於鄖陽又徙千餘丁於保甯尋僞加良智確
山伯一功臨朐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
自成又令遷榆林大族於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
是爲順治元年也順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
王良智於演武場一功代之李過引兵東守河津
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一功盡毀廳舍造懸

樓置大砲日坐譙樓批簡牒殺人無算十二月英
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王以大
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破唐通姜壤又追破
一功於波羅一功遁走姜壤者亦榆林人順治六
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綏巡撫王志
正檄召延安叅將王永疆協防清水營黃甫川諸
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貞張擁廢將高有才
郭毓奇作亂永疆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
朝筆王志正自縊死永疆遂自立爲大元帥而召
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

延綏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
疆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於富平頃之大兵
破永疆於美原永疆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
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陌與
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
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
明年冬始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南山集補遺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

南山集補遺卷中

桐城戴褐夫著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遍於畿輔人地互乖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總督治巡撫九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凡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於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通而

甯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背指之處卽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戰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不下死義甚烈焉初賊之漸逼畿輔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

而張羅詰出亡幸以免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甫
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夜見張羅
彥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
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以決死戰
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
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
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
人故邠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
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
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汎設守部署稍稍定監

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
彥以議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
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賊
中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
生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
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
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
泰吏其中軍郭中傑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
峒者爲監察御使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
賜宴命監箝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

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
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
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之感泣至
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
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
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
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者砍之怒目髮上
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
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兄
弟宗元等哭曰曩者只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

欽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堞
上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涸其流
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
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更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
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
曰宜爲闔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
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復必不爲
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日何公讓
印而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
印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降書乎宗元

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尙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欲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於城上城遂陷張羅彥歸至家先是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妾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

之絕其拇羣賊駭乃藉藁埋之羅俊擊賊乃脫兩
手抱一賊嚙其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
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殺之初羅輔欲衛其
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
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投井死而羅
彥之子晉羅俊之子坤皆不屈死宗元挈印投城
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死手猶持印不解
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
追毓峒入三皇廟毓峒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
印投廟前古井死武舉金振孫者毓峒從子也振

孫素負氣城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
孫衣其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
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
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
猶奪賊刀殺兩人剜目劓鼻以死左衛巡捕文運
昌同妻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
死張維綱罵賊死舉人高涇死於水孫縱範被殺
張爾翬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
牛賀誠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誕同
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其餘

殉城者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
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李尙忠楊仁政紀勛
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
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
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
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
孝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
明材官王遵義醫官呂國賓王之璜王之琯等諸
生則有杜日芳王弦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
善舉何光嶽韓紹淹頡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君

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
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田自重
互殺其妻乃自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善鄭國甯
李茂倫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甯胡來獻胡得迎
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
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者則有陳禧母張氏母
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並侍婢四人進
士王延綢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死諸生高
植妻王氏舉人高柱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喆妻
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死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

死者二十有二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善妻高氏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高氏羅喆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師氏羅彥妻宋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死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之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命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縋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刃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倒投於井中旋浮水上又不死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曰

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
是時晉幼子華宗尙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
以免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旣陷猶欲屠
之或有止之曰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
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藉溝渠皆滿爲
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科給
事中尹銑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
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守城者也劉芳
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
郡人莫應已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子所在備極

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僞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收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弗支自刎弗歿張洪縛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斃釋之尋爲僧道遁去不知所終

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師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

督漕運巡撫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尙書當是時
賊起延緩蔓延遍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
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
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
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
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
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兵駐
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卽
皇帝位於南京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史可法馬士
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

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
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旣居政府弄權不肯
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
能爲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
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
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
惟公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讐
願受命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可法
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
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高宏圖姜日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高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郟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眾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

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其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於眾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尙其聽之況揚州乎眾大鬨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其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胔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慇懃傑驕蹇

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眾揚州人乃安
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
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
諸將各分汎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
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
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
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
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
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太閼且以無序第爲辭
公遂遷於東偏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旣入城號令

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
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
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
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守備
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
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
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斃
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
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
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

公親爲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公決意經畧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貞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纛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邳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寶港李棲鳳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羊河十一月宿遷不守

不自抵白牟河使監紀推官應廷吉監劉肇基軍
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
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
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
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
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
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
爲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
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
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

司郎中黃日芳曰居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
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
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貽前人故轍且發書
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
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
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
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
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
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公屏人
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

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
於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
御日惟蔬食噉茗而已公所乘舟楫輒夜作聲自
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區問至
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建武紹興之事
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
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
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
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
禮甚恭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

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
等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
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
也以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
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於是眾
志乃定而高營兵旣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
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
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
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眾揚州城守戒嚴
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

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並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

愈皆歸誠於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
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興平軍軍
中皆憤不受命尋加文胤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
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
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汎地
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
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
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
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汎虞師之不武
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

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叅將劉恒祿游擊孫恆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於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尙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

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闕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欲獻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大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左兵於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

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眾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興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定國行監二旗於鵠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甯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將方巖敗歿總兵李遇

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茱萸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壑舖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効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

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入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縋健卒下投其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啟投之火中部將押佳者本降夷也匹馬刼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

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

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讐耻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七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陴拜天以大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

劉泰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从之得雖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者我也請無殺揚

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闔城文武官
皆殉難死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渚
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
外人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
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
七日乃止公旣死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
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旣免亟收
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
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於商人段氏家至是往
段氏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於破壁廢紙

中得之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
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
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
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
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
矣前與夫人約當於泉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若
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
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大恨耳遺豫王書不得達
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
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

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
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常揚州圍時總兵黃斌
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五月初
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
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
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忭城伯趙之
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賁降書往迎大兵矣馬
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
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
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

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
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
碑遵遺命也已而勅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
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
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
妻江甯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爲前鋒史公
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
母妻哉乃釋之

南山集補遺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

南山集補遺卷下

桐城戴褐夫著

種杉說序

婺源何翁精於種植之術而樹木以杉爲貴其獲利也多以其栽植培養澆灌之方一一書之於紙分爲數則而廣布之使人有所效法其意厚矣翁諸子請予序之余惟讀書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絕矣田則盡歸於富人無可耕也牽車服賈則無其資且有虧折之患至於據皋比爲童子師則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

若夫修身以取必於天而天道之爽百求之而無一應也將欲求之於人而一引手援之非可望於澆淳散樸之世也天與人皆不可恃而求之而輒應且不我欺者惟地力而已矣地力之獲利者多惟樹而已矣蓋余聞武進有老儒吳氏貧無隔宿之儲室前有隙地丈許偶種瓜數本每日以盥面之水澆之時順治九年東南大旱餓莩抱金錢珠玉以死而老儒獨以瓜熟纍纍活其家七八人夫種瓜之效且如此而況於樹木乎夫樹木之勤苦計一月間從事於栽植培養澆灌者不過數日而

得以其暇從事於學問之事積十年而已得利焉
積之愈久則獲也愈多故讀書之士所以治生者
舍樹木無他策焉而人顧舍是而徒求於不可恃
之天與人則亦終窮且沒而已矣昔者諸葛孔明
位爲丞相而家之所取給者僅成都之桑八百株
其家已不爲貧矣然則樹木以治其生豈獨讀書
宜然哉是故居沃土市廛則宜種花菓居川澤則
宜種桑柳居郊野則宜種竹居巖壑山谷間則宜
種松杉杉之利雖稍遲而百倍於他木或曰士欲
種杉而力不能辦則奈何曰如翁之法則買苗之

費無多也山石礲角人所不爭其值甚賤可易得也倚以其獲利稍遲也而置不爲以至窮且沒世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者是也人之一生壞於因循惰窳而不爲者又豈獨此也哉余素有志於種樹而頗不諳其方今得翁是書而年已垂老不能爲矣故書此以告夫士之欲治生者

訂交序

余無似竊不揣有志欲交接一二奇偉魁特之士相與論古今成敗得失身所遭逢喜而相歡也或

悲而相泣懷此志久矣而卒未之遂悠悠斯世無
可與語乃遂絕意交遊自甘廢棄思古人而不得
見往往慷慨悲歌至於泣下歲丙辰之秋有友數
人者歎吾門而造焉告曰吾數人者相友善子所
知也懼交之不誠且久而欲重之以盟誓竊聞足
下義最高敢求有以教之戴子遷延而對曰曷敢
哉曷敢哉余故塊然其獨居漠然其無徒者也將
何以告諸君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人惟彼
此之不信也故盟盟矣其爲不信者如故也且或
爲不相信者更甚也是故盟者君子之所不爲也

且諸君固亦嘗知交友之道乎今夫交友之道慎之於始者必無不終之患而情之太密者卽爲疎濶之萌也今鄉曲之士但以氣習風聲與夫年齒門第之相若則忽然聚不踰時而已爲途人甚至猜然相牙噬者亦時時有之世衰道微卽親昆弟同父母猶懷猜忌而況朋友之間強不知誰何之人而期之以死生患難不可易之節此名世之所以益與世絕而願與鹿豕爲羣也今諸君之爲此也其有志於古之道耶抑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耶其果有志於古之道也則志吾之志所云重之

以盟誓者於古之道已大相背戾而不可爲也若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則何以過吾門而諄諄乎問之諸君持吾言去其相與共守此意否也苟有食厥言者終身不見余余無憾焉

劉光祿墨卷序

爲其事而求其效效之旣收而遂棄其事莫之顧者古未之有也百工之於器農之於耒耜終身洗其業弗遷久焉而益至於精且熟夫經義也者是亦士之利器與耒耜也而世俗之言曰以經義求舉譬若叩門之石然門開而石卽棄去信斯言也

則是昔之時以經明行修舉者既舉而經可不明
行可不修也以孝廉舉者既舉而可不孝不廉也
以賢良方正舉者既舉而可棄其素履卽於邪僻
也且夫經義者也所以明天地古今萬物之理非
若詩賦之專工綺麗策論之終歸廓落也彼以詩
賦策論舉者不聞厭詩賦策論而棄去不顧何獨
於經義而棄之光祿卿南陵劉公自少以經義名
於時旋登高第直承明改給諫風節矯然久之致
政歸閒居無事日研窮於經義益精且熟其所自
爲無慮千篇而又取有明以來墨卷擇其最善者

點次評論獨詳且確爲一時選家之所不及至於
論文數則啟古文之秘鑰而爲後學之津梁亦有
明諸先輩之所不及也書旣成公之弟子門人爲
雕刻之而公命序於名世名世之師爲張峒谷先
生先生實出公之門名世貧賤迂疎無用於世而
經義一道猶不至爲當世所棄溯本窮源竊亦深
幸其有自故爲之序

閩闡墨卷序

代

余也少而讀書竊聞長老之言以爲先輩於場屋
之文能預定其取舍及其名之次第士每出闈輒

鈔寫以請正於鄉先生鄉先生一覽卽決之曰某也錄某也弗錄其錄者曰某也前某也後已而果然無一爽者余聞而心異之以爲主司之所見何其與外間之擬議適相符契有若此也蓋文章風氣之盛於此驗之矣當是時人人自爲機杼不相勦襲其品格之高下辭章之雅鄭波瀾之大小皆一一自呈露於行墨之間其或得或失之故與夫名次之前後彼實自爲之而主司無與焉主司者第如其所自爲者以付之而已矣故主司之所見與外間適相符契職此由也自世俗趨於雷同士

之所作皆若出於一手然者主司於此雖欲操衡
量定其短長輕重而已困於錙銖毫髮之間故其
錄者未必果勝於弗錄者其錄之居前者未必果
勝於居後者也癸酉之役余奉命典試八閩余之
弗文學殖荒落獲從諸君子之後而荷司衡之任
欲其取舍無弗當而名次之前後無或爽也豈不
難哉鎖院之內手披目覽往復較勘惟恐失一士
而衡量之有差也旣撤棘則頗聞外間之評論實
有與符契者爲選而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以質之
大人先生有所教益以誨余之不逮是則余之幸

也

浙江試牘序代

司文章之衡其道有二曰公曰明其說由來舊矣
所謂公者苞苴則盡絕也請託則盡謝也而不敢
惟私之是徇至於文之當斥者斥之當錄者錄之
各有一定之位置而無毫髮錙銖之差謬所謂明
也是二者苟失其一焉而士子遂有屈抑之患僥
倖者得志而真才淪沒其文體由是大壞而風俗
人心亦趨於衰敝然則司文章之衡者夫豈可苟
焉而已哉余以爲公與明者不可缺一而明之爲

道更難於公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今夫人苟
非甚不肖未有不計利害而顧名義者一時貪婪
自恣而誚讓非笑之者四面而至其旁而探囊拊
篋趨而去者比比皆是也一旦羅於功令則惟己
實受其咎故苟有志者未有不以公自矢者也至
於文章一事人之識見各有短長又性情之所好
尙或執一格以爲去取且以一人而定數十百縣
之文迫於時日困於目力則當斥而不斥當錄而
不錄者容有之矣雖有錙銖毫髮之差謬而在司
衡者初未嘗於其間有所上下其手則其於心宜

亦可以無愧而余以爲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者何也余起家縣令卽以縣令之聽訟者譬之今有兩人於此同爲縣令一則鬻獄而視其賄之多寡以爲曲直一則廉潔自持而疎於讞決情僞不審而聽斷失平是非倒置夫倒置於貪吏之手猶得以賄爲辭而所爲是非者故在也倒置於廉吏之手則屈者無以自明而宿奸巨猾猖狂橫行而莫之禁至是而違經乖義舉所爲是非之常竟蕩然不復存矣今夫貪吏之鬻獄者則不公之說也而廉吏之聽斷失平者則不明之說也由是觀之

則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可知已矣余少爲諸生卽嘗持此說以論司衡之任如此自登第以後屢司文章之柄去年秋主考江南撒棘之後所取文字頗不爲大人先生所非然余實惴惴不敢以自信也今復視學浙東西其所以進退多士蓋亦猶夫前日主考江南之志云耳余又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執一格以言文而文不足言矣多士試取江南墨卷觀之其中無體不具而誠不敢執一格以爲去取則今日所以進退多士者亦猶是志也余雖不敢自謂公也而苞苴之有不絕請

託之有不謝者蓋已無矣至於位置失當錯銖毫
髮之差謬者豈遂無之然平生之志實有鑒於此
而不敢以不慎於是取其所錄之文之最 者次
第刊之以請正於大人先生並使多士知所從焉
而毋執一格之文以求售焉

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
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
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爲之也
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

者是卽古文也故吾嘗以爲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旣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於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今世俗取時文之法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

於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
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吁
乃叛聖侮經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
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平古文乃亡非
亡於時文也亡於時文之法也由此觀之是豎儒
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蝨賊也然則何以
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於
韓柳二家韓子之言曰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

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
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
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嗚呼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蓋言爲古文之
法也而吾以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
古文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
耶故吾謂古文之亡亡於時文而時文之亡亡於
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救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
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與於無忌

惴之甚而已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
既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
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
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書其嚆矢也夫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武曹論次新進士之文而自姑蘇以書召
余於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而書已
垂成余以已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既卒業而語於
武曹曰經義之文自天順以前作者第敷衍傳註
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

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於隆萬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二家曰鋪叙曰凌駕鋪叙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爲此成化宏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相題之要而提挈之叅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叙者則黜凌駕言凌駕者則黜鋪叙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有定余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夫爲鋪叙之說者舍史漢而取法於

成化宏治此則便於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爲之說曰學者代古昔聖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不可以已意與乎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既無文而於理道曾不能有一毫髮之發皇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可也非以題還題也吾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卮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爲一人列傳則其人

眉警欬如生及其又爲一人列傳其鬚眉警欬又別矣蘇子瞻論傳神之法曰凡人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毫者其人意思蓋在顴頰間也吾以爲一題亦各有題之意思今之論文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概取耳目口鼻之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爲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當以凌駕爲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爲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爲文也余非有意於凌駕但取其相乎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題者相其題之意思之

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
吾爲主於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
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宏治諸
家之文具在其鴻文名篇世所號爲鋪叙者未嘗
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極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
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叙者僅僅循題位置尋
討聲口遂以爲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
含蓄不盡故但見爲鋪叙而不知其鋪叙之中未
嘗無凌駕者在也於隆慶萬曆以來其法益巧
以密人但見其爲凌駕而不知其以題還題者無

以異於成化宏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爲鋪叙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旣以命之題而爲之文則涉於文章之事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夫史漢歐曾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於經義而以爲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己卯墨卷序

以四子之書勿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勸之

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於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於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熟習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於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於世然而其於四子之書之精微義蘊茫然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詞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所自造而雷同剽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誇耀及其入於場屋則以此書之於紙而獻之於

有司於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於所爲之文矜倨護惜惟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於其中旣專且久出於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文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況乎未嘗用力於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

之屬凡聖人之大經大法而悵悵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於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苟焉以同於眾人眾人之所趨未有不在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於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年而

始明宋之儒者辨析之於錙銖毫髮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發皇恢張而於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之而不能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聾瞶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沈潛於義理反覆於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析毫芒於以見之於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曰夫言之行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於古人之載籍沈浸醖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爲文灑灑自遠雖

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謂擇焉而精者也眾人之志滿氣得者方其笑爲迂濶以爲進取之無望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木落是非較然妍媸異態獨君子之文章存於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煙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於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以全卷山東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於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續爲一書凡得文三百

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可苟焉以同於眾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倍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於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略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眾人也而余之所望於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於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

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壬午墨卷序

文章之是非有定乎哉何以場屋之中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文章之是非無定乎哉何以得之者而天下卒不以爲是失之者天下卒不以爲非也嗟乎有定者在天下而無定者則在主司而已矣且夫主司所恃以衡文者其道有二曰公曰明斯二者不可一之有缺者也公者是是非非無所或偏也明者是是非非無所或淆也自非窮極文章之源流而深識文章之變態不能於是

非之際而一無所蔽故夫明之一言主司尙或不
敢遽以之自信也若夫請謁苞苴之不行而主司
者可以自信爲公矣謂夫吾之是是非非未必盡
當而此心之一無所私一無所徇可以告無愧於
司衡之責矣夫以爲一無所私然已私於其非之
者矣以爲一無所徇然已徇於其非之者矣賢否
倒置進退乖舛其爲不公孰大於是乎鑑必明也
而後大之照之者妍媸立見夫其妍媸之莫能掩
者公也而必須乎鑑之明焉今也持其至昏之鑑
以照人而妍與媸皆莫辨於是怱臆以斷指毛嬙

西施爲天下醜惡而以戚施遽條爲作麗無過於
是焉而可乎故夫明所以成其公不明者不公之
至者也有訟於此其曲直勝負一人聽之而得其
平一人聽之而直者負曲者勝此兩人皆請謁苞
苴之不行者也而旣已聽之而失其平矣尙以爲
一無所私一無所徇沾沾然自得妄冀與聽之而
與得其平者並稱爲廉吏乎哉吾故謂不明之罪
甚於不公而不明乃其所以不公也僅區區請謁
苞苴之不行而適以見其不公而已矣曰夫文章
之定衡原在天下也其得者未必皆是而失者未

必皆非也人皆能訟言之而卒不知其得失之故也或有爲之說曰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亦命也世蓋有星家術士挾其支離瑣細之技往往爲人推測支干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得也又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失也主司者以大吏而操文章之柄非若星家術士爲也至使文章之事無權而一聽其命之得失於場屋之中固已爲星家術士之所笑矣或又有爲之說曰科第之事頗有鬼司之假使得所當得而失其所當失也則是人有權而鬼爲無權矣吾以爲文章之事非鬼之所得與也非

其職而妄干之且舉是與非而顛倒之鬼之淫昏抑已甚矣在主司者奈何以己之權而委之於淫昏之鬼耶然苟公且明之主司進退上下一以其權歸之於己而是時並無所謂鬼也者得以闌入之也然則文章之是非果其有定而可以閉星家術士之口而窮其技可以使淫昏之鬼不得肆其虐於場屋之中是在主司之明而已矣今歲壬午當賓興之期如余之所論固萬萬無有然而草野書生深思過計輒往往好言文章之事而主司者多大賢而能受盡言者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輒敢附此義以著其公與明之說要使無定者歸之有定是賢主司之所許而不以爲狂且詩者也適墨卷既竣而爲之書其說如此

有明厯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於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之一奇也其道譬之於畫家之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於傳神然亦莫難於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惟顧陸蘇子瞻稱

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在顴頰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爲經義者擇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顴頰焉眉與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人之意思所在而乃舉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者是爲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

孟子之神卽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顴
頰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
顴頰之精神得而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
且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之不得其神則注
視者一人而無毫髮之似雖衣冠形骸畢具而與
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
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豈可以代聖
人而爲之立言乎嗟夫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什
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況由什已
百已而上以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

也此實難矣子瞻又言傳神之道法當於眾中陰
察之然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
惟沉潛反覆於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
詩書春秋禮記與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
著考亭之集註並其師弟子間往覆辨難答問之
言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因遂旁涉於左
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之文章夫而後
一題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而聖人之
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瞻之所謂蕭
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

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
卽厭世俗之文而惟有明先輩之是尙以爲此經
義中之顧陸也自是窮搜博採選錄大題文及小
題文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於科
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取入焉余之經義大抵
多得力於此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峰
謂不可以不公之於世於是先出小題文爲余更
加擇別次第排纘而刊布之工旣竣而余乃以傳
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者毋衣冠
形骸之徒具衾衣冠形骸之不具而必思夫得聖

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誦誦
研究此書則人人皆顧陸也

南山集補遺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

跋

歲庚子夏沅與二三朋好縱論桐城古文宗派如
望溪海峰姬傳諸先輩皆有全書傳誦海內迄今
不衰獨南山先生以文字遭禍書遂散佚不傳僉
爲太息者久之邇自道光辛丑先生之宗裔蓉洲
先生始不遺餘力徧爲搜訪所得較尤刻原本增
多於是排纂編次訂爲十四卷惜乎輾轉傳抄未
有刊本至光緒庚辰合淝王公鏡堂秉鐸於桐始
鐫先生之文以行世事未蕝而王公卒書成草草
間有脫落謬訛沅不敏讀先生之文竊惓惓而不

忍釋於是乃取舊抄蓉洲先生訂本以及友人之
所藏爲之參校復旁羅十餘首編爲補遺三卷附
後付之手民適民教相讐津沽事起而家君又
遠宦數千里外南北阻絕不通音問者兩月於茲
心緒紛如校事不無訛誤竊願海內諸君子讀是
書者亮察焉邑後學張仲沅謹識